

散文

# 爱的交互

●刘淑媛

滑过岁月的时光，渐渐染白了双鬓，迟钝了脚步，也沉默了思绪，时不时地陷在回忆里。近期发生的事，一件件模糊，反而是童年的事清晰如昨，像镶着金边的器皿，闪闪地发出光，想要忽略都难。

童年时我们一家跟着父亲的工作落户在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没有一个直系亲属，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条件不允许，使得童年的记忆里很多印象都很模糊，只有一个物件格外清晰，那就是一只传递爱的木箱！

依稀记得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用小米、绿豆和鸡蛋把木箱填满，邮寄到远在天边的城市，因为那里住着舅舅一家人。小木箱用不了多久就会再邮回来，里面装着被面、糖果还有小村里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记得是谁先打过的木箱，也忘了究竟有几只木箱，只记得童年的记忆里多了很多期盼，有对东西的，有对亲情的，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上高中时与哥哥姐姐一起上学读书，地里的活没人干，读书的钱苦无着落，适逢舅舅一家回来探亲，舅舅与舅妈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便说服我父母带上我去他们所在的城市读书。舅舅说，自己多亏了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才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到了孩子这代说啥也不能没有文化了。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只

会写自己的名字，说起舅舅的时候，满心满眼的自豪。舅舅心疼母亲，把那份深沉的爱转到我这里。于是，我和小木箱一起来到了舅舅所在的城市，一起感受着爱与亲情的传递，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

心中有爱的孩子，就会莫名的自信与坚定，面对复杂纷繁的外面世界就多了一层坚强的保护壳。

在长辈们血脉亲情交互里长大，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走得很快，我们的孩子之间更有爱，兄弟情谊更深。

这种互帮互助、爱的交互理念，不仅存在于亲情之间，更存在于邻里之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盖房搭屋，红白喜事，每一家的大事都需要邻里亲戚鼎力相助才能完成。

和如今发达的信息沟通方式多种多样不同，那时的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很少自由恋爱，多数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看中了谁家的姑娘，要请媒人帮忙说亲。媒人将两家人的意思传递之后没有意见就要相门风、串门。要多少彩礼给几样金银首饰传递清楚，换盅过礼达成一致就完成了使命。谁家的儿子娶媳妇，除了购置电器、打家具要付费用外，其他的都要互帮互助。从刷墙、搭炕到拾掇屋子糊棚、再到买预备答谢物品，杀猪宰羊端盘子上菜，刷盘子洗碗，全部是乡亲们来帮忙。

农村办事，都请厨子在家里做菜管饭，坐席屋子不够用，还要占用邻居家的屋子。

那个时代物质生活匮乏，人们送礼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一块木框墙壁镜，有的是一枕巾，有的甚至是一个茶盘，都是生活必需品。婚礼过后，第二天要找个时间回请帮忙的，以示答谢。小年轻的成了家，别人家有大事小情的时候也要第一时间到场，以示知恩。

我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喜事，主人家都拿来红纸，请父亲写对联，剪“囍”字，贴在新人房门上。“喜看红梅生贵子，笑看绿柳又生孙”，增添许多喜庆气氛。

在农村，盖房搭屋更是大家鼎力合作的结果。在砖瓦还没兴的年代，盖房子主打泥工与木工。从打地基开始，拉土是个早期准备很耗时的活，没有砖没有瓦也没有任何机械，劳动人民是智慧的——脱坯与起坯子，比黄土垒墙更结实。脱坯是将拉来的黄土拌上麦秸，再把和好的泥浆倒入长方形木模里，整理好就把模子去掉，等到里面的泥土干了，一个坯就脱好了。麦秸只用于正房和泥用，那么起院墙的材料就要去起坯子。挑河滩地边草厚的地方用板锹铲起，泥土被牢牢地抓在一起，砌在墙上，可抵天长久雨水的冲刷，大风的侵蚀。多年的草籽还会在夏

天雨季来临的时候在墙上生根发芽，形成一排绿茸茸的墙。

起四框与院墙耗了差不多大半个村帮工之力，最重要环节的时候当然要庆贺一番，那就是上梁。提前选好一棵十几年以上的粗壮笔直的树干做梁柁，再选十几棵六七十年以上的树修成檩子。由梁柁接住檩子，由檩子接住椽子，由木制架子接住秫秸编的棚，由棚接住混和的泥土，混和土抹严的那一刻，房屋也就初建成。所以房梁上墙的那一刻显得尤为重要。

梁柁正中心三角架的中间要悬挂一柄斧子，可以是桃木的或其它材质的，取意“一福压百祸”。良辰吉日，房梁上端斧子悬挂的那一刻，放起鞭炮趋吉避凶，全村人听到声音不请自到，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庆祝一个新家的落成。

如此背景下的乡亲，都是古道热肠，谁家有事都是不请自到，邻里之间联系也愈发紧密。谁家的人缘好，会办事、过日子、有人情，也被村里人推崇与称赞。

邻里互助，像一张网上的绳结，将乡邻像亲人一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村风正，村子里的人勤劳，村子就富裕，年轻人成的就越多，回来回馈乡村的人也越多，乡村也越早，形成良性循环。传承至今日，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有了些许变化，但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仗义，以及那种交互的爱依然绵延永续。

组诗

# 秋蝉

●多兰

## 夏日午后

烈日像一把剪刀，把我的影子剪短了。有些疲惫再多的清风也吹不散，树叶都在打盹，它们睡着了，我却如此清醒，我来配合它们做一片迟到的绿荫

## 秋蝉

树叶正一片一片地离开枝头它们是被谁下了一道无声的逐客令，纷纷奔赴未知的远方

枝丫间的蝉儿偷来了时光的逆行符咒歌喉愈发嘹亮得震天撼地要与这凋零叫板

它们时而拉着嗓子莫名其妙地长鸣一声宣泄着什么，试探世界的反应时而又像个顽皮的窃贼弹给我一曲红尘我沉浸进去又把这乐章生生夺走

我听见了它们的心事它们也听见了我的惊诧我们差不多同时，看见了彼此却没在同一个瞬间想起彼此

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平行时空里的两个物种在声音的世界里撞了个满怀又各自转身离去

如今，世界有了更多的旋律，填满我的耳朵旋律里有旧时人的腔调唧唧呀呀地在时光里流浪还有许多心声，被埋在嘈杂的旋律下面，偶尔探出头来

蝉鸣多么真实，让人无法忽视它们像一把把小锤子把声音这个无形的东西狠狠地敲进我的脑海里

这声音能钻进父亲的晨曦里父亲站在田野边扯着嗓子喊出更远的田野喊出新一天的热闹和希望

而我们，被蝉声包裹着的人和这些聒噪的蝉儿我们的相互陪伴说不定会在下一个黄昏被暮色一并吞下，谁知道呢也许又会把我们重新给吐出来

## 日常的序章

被日常的喜或悲反复雕琢被点滴欢愉与意外反复打磨这些琐碎的片段，轻声细语却也闪烁着微光如同暗夜里的萤火

时光匆匆为每一片叶子安排季节更替就像为孩子们安排成长的仪式岁月悠长，却从不驻足

鸟儿们在枝头或巢穴中栖息，仿佛天地是它们的舞台而我们只是观众大海沉静，偶尔为它们掀起波澜为它们让出航道却将它们抛在岸边

我坐在自家的阳台在一杯热茶的香气中书写着试图为生活编织出意义仿佛这整个世界都在我的笔下而世界广阔，以万物为过客夕阳收起最后一抹暖色

如今在原址上，铁牛河畔打造了牛肉干一条街，离老远就能闻到牛肉干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游客在游览观光中，总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地方特产，牛肉干、奶制品、马奶酒等，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很快，铁牛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河，还是那条河，但是它见证了家乡的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美好生活。

啊，铁牛河，你是一条流经岁月的河，更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

星空为我们点亮了夜的灯笼我们在星光中不过是渺小的存在

## 蝴蝶小令

我迷恋着那些蝴蝶它们在路旁的隔离带里栖息

某个午后，它们突然出现在我栽种的一片花丛里

我被它们勾了魂它们被一丛紫罗兰勾了魂——“把家搬到这儿来吧！”我仿佛听见一只对另一只说

谁能描述这轻盈的停顿或者说如此美好存在于此

这短暂的停留，我甚至忘记了心中那些沉重的问题

## 远山之外

总有一片云遮住了落日的面容很显然，云和落日之间有一场无声的约定像生活里有些事情注定要错过要么错过之后才懂得珍惜

我习惯了云的遮挡习惯了落日的迟疑有时候，我会停下脚步抬头看看那片云

我知道落日的光芒终会穿透云层可我依然会幻想，在云的那边那些被余晖染红的山川是不是也藏着和我一样的等待

## 西辽河雅歌

我站在西辽河畔黄昏像一件旧外套披在肩上，暖暖的

河水不紧不慢地流淌，提醒我时间还没走丢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日子在河面上打着滚儿一圈又一圈像是寻找丢失的影子

河岸上，野草疯长它们才不管黑夜会不会来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要把夏天扛在肩上风一吹，它们就摇摆起来向我招手，我想我会说话就好了

西辽河总是沉默，像我一样有好话藏在心里不知道地和谁说那些被鱼吞下的秘密那些被沙子掩埋的心事都在它的肚子里

此刻，我像是一棵没有根的树摇摇欲坠，但又不想倒下我怕一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我怕那些没来得及说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我怕西辽河不记得我了像我有时候会忘了自己是谁

黄昏的西辽河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影子也照出了我的心事我看着，想着直到黑夜把一切都吞没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它会继续流淌，等着那些丢失的东西，再回来

散文

# 岁月似梦如歌

●任学海

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路两边开着烂漫的紫色小花。驻足，嗅嗅那一缕缕浪漫的花香，让人心思如梦、心动如潮……

两位衣着艳丽的老人相互搀扶着走进花海深处，是相濡以沫，是相敬如宾？轻轻地望去，只觉得天水一线，情语绵绵……一阵笑声洒满了花的原野。暖风在轻柔地吹，花儿在摇曳地笑，是在享受大自然的恩泽，还是在为无邪的孩子伴音清唱？蝴蝶虫儿低吟着，远处的柳儿翩跹着，似如醉如痴的舞者。丫丫的小辫子有韵律地飞扬着，微胖的脸蛋上写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眼前的幸福晚年，朝晖童年与呼吸的花香融合到一起，让记忆的大门轰然打开——那已流逝的过去，岁月如梦亦漫长。

踏着漫天的碎玉，顶着刺骨东北风，挑着心灵手巧的大人制作的造型各异的花灯，不时地将拆解开的小鞭炮点燃并使劲地扔向空中，换来一声声脆响，间或有两声闷雷，那是二踢脚的节奏。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花灯盏盏，爆竹连连，一群伙伴一片欢声笑语。美好的时刻虽短暂，但很多很多的孩子却心洁如雪，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纠结、一切的郁闷都随着那特别的心绪化作欢乐与忘却。瞧瞧远山，竟是那样的巍峨，似含笑的寿星老人；看看近水，虽裹着厚厚冰层，但晶莹剔透之间，好像鱼儿在其中自由的漫游。天空，也不再是灰蒙蒙了，虽然大雪纷飞，但瑞

雪兆丰年啊！家乡雪花大如席，飘雪中缓缓地落地，恰如为天地间翩翩起舞；呼呼的大北风也仿佛不再狰狞，甚至透出了一丝丝暖意，那声音更向是在为大雪花倾情伴奏……

细细想来，无论老年、壮年、青年还是童年，都会纳入青丝变白发的自然。炫目的花朵总要枯萎，会按着自然之律去春夏秋冬循环。那么，一场三三晚挑灯、一顿美味的年夜饭，在怀念中和品味里升华了人生意境。慢慢品，不管旅途是一路艰辛，还是一帆风顺；不管你年龄大与小，该抓住生命中美好的一瞬或几瞬，享受心灵中最充实最美好的东西，照亮你前进的路……

一个凉爽的夏天，来到了美丽的漓江河畔，观看大型山水剧《印象刘三姐》。脑海里忽然闪过：“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当视觉盛宴把历史的遐想归为现实，心灵震撼之余，久久不能入眠。

一个深秋的季节，和友人走进了后旗乌丹塔拉十万亩枫林。看着眼前似火如锦的枫叶，心口突然莫名地燃烧，这是上苍对科尔沁人民的恩赐。当一张张照片定格的时候，思绪也随着那片跳跃着生命之火的枫林走过了一段特别的心路。人生在世或许有诸多不如意，但假如把自己变身那美丽的枫叶，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会夜梦闻花香，时时感歌吟，它会让你未来之路充满厚重和活力……



驯·春初(版画)王智成作

散文

# 铁牛河

●安艳学

铁牛河，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儿。可是一说到流经小镇、穿街而过的那条河，就再熟悉不过了。可我连它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说出来恐被人耻笑了去，便上网搜了一下，才知道它叫“铁牛河”。

我从乡下到小镇读初中，学校就坐落在镇中心街的东南，铁牛河北岸。河水的南岸紧贴陡峭的土崖子，在河水的冲刷下经常有土方塌下来阻挡水流。渐渐的，校园与河水之间淤积成了滩涂地，很是平整，学校便把它开垦成了菜地。菜农们春天备好垄地，播种菜籽，栽上秧苗。在他们的辛勤地劳作下，藤萝上绿油油的叶子下面，结出了一根根黄瓜，一串串豆角。作为学生的我们，有时也会到菜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是帮忙倒不如说是去玩要，那时候菜地是我们的乐园。

记得有一年快上冻的时候，菜农把砍下来的白菜分给老师们，学校把这一任务分派给各个班级。老师们的家跟学校就隔着一条马路，

学生们便一个个抱着白菜，从菜园子到学校北台上的教师家属房，如同蚂蚁搬家般密密麻麻地缓缓前行，煞是壮观。作为其中一员的我和同学们一道说说笑笑，好不惬意。

菜地的西边是一片杨树林，北面与操场相邻。俗话说：“沟有多深，树有多高。”这话一点也不假。合抱之木，棵棵顶着擎天的树冠，傲然挺立。夏天的清晨，伴着鸟叫虫鸣，学生们捧着书本，往来于林间，也有散步或慢跑的。最热闹的时候，要属午后。学生们在林间追逐嬉戏，亦或是在操场打球、踢球，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这是一片多情的土地，这里的人们热情饱满，无比欢乐。

高中三年紧张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铁牛河逐渐在我的记忆中模糊，直至被淡忘了。考上大学后，我与铁牛河失去联系。当我重新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情了。

如今再见铁牛河，已是旧貌换新颜。它已从我的母校的南面，改道迁移到了北面。沿河两岸的河堤，均由

石头砌成，非常整齐。人造大理石的扶手栏杆，极为考究。两边绿树成行，一到夏季，“拂堤杨柳醉春烟”是小镇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每次来到河边，我都会待上很久，太阳落山时才会带着满满的不舍与依恋，踏上回家的路。这时的铁牛河少去了几多喧嚣，显得格外的祥和与宁静。

再往西走，就是昔日小镇最热闹、最繁华的中心街。它以横跨铁牛河南北的大桥为中轴线，分南山和北山，西山和东梁，由此可见小镇地处幽曲的河谷之中。桥东和桥西沿铁牛河南北两岸，商铺林立，参差错落，水上商场就建在铁牛河之上，惹人眼球。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小酌后，来到河边的一处茶馆喝茶。夜晚借着灯光，我看到茶馆门脸的上方吊着一个茶壶，下面有一红色的布条，这是老式的茶馆店面的标识物，有一种古朴的味道在里面。门外茶壶发出的吱吱声，屋里茶客谈天说地的欢笑声增添了铁牛河的幽静。